

校史编委会 编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

(1993—20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飞速发展的十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北医在这十年中，进步是相当明显。特别是通过“211工程”的建设以及与北京大学的合并，使北医在整体实力上，走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前列。北医在这十年中，结合自己的特点，尝试了许多改革，诸如医学长学制的培养模式、医学基础与临床学科之间的调整与融合、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等等，北医产生了“质”的飞跃。其中许多事件都是我们今后发展可以借鉴的。

吴阶平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忘记我们高校的任务在于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为社会服务。我们面临的具体工作往往纷繁复杂，千头万绪，但一切工作前提是为上述根本任务服务的，要紧紧抓住教学、科研、医疗服务与学科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一刻不能陷于盲目。

韩启德

ISBN 978-7-5659-0459-2



9 787565 904592 >

定价：106.00元

校史编委会 编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

(1993—2002)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ZOUXIANG XINSHIJI DE BEIY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校史编委会编.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659-0459-2

I. ①走… II. ①校… III. ①北京大学医学部—校史—1993~2002
IV. ①R-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7690 号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

编 者: 校史编委会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电话: 010-82802230)

地 址: (100191)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8 号 北京大学医学部院内

网 址: <http://www.pumpress.com.cn>

E - mail: booksale@bjmu.edu.cn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陆银道 怀志霄 责任校对: 何 力 责任印制: 张京生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1.25 字数: 62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9-0459-2

定 价: 106.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属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1993 - 2002) 编写委员会

名 誉 顾 问: 王德炳

主 任 委 员: 韩启德

副主任委员: 吕兆丰

成 员: 郭 岩 马焕章 魏丽惠 柯 杨 史录文
吴建伟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书生	王军为	左 石	代 静	傅冬红
孙晓华	李 红	李 鹰	李晓霓	林晓冬
郑玉荣	周喜秀	赵春辉	徐白羽	姚树印
郭述贤	戴 清			

第 一	章:	李 鹰	林晓冬		
第 二	章:	李 鹰	李晓霓		
第 三	章:	李 红	郭述贤	孙晓华	赵春辉
第 四	章:	傅冬红	姚树印	林晓冬	郑玉荣
第 五	章:	傅冬红	戴 清	左 石	周喜秀
第 六	章:	徐白羽	李 鹰		
第 七	章:	孙晓华	李 鹰		
第 八	章:	王书生	代 静		
第 九	章:	赵春辉	王军为		
各 类 表 格:		代 静			
统 编 小 组:		傅冬红	李 红	戴 清	
核 校:		郭述贤	李 红	戴 清	赵春辉 代 静
统 稿 人:		李 鹰			
审 定:		吕兆丰	韩启德		

总序

——为北医百年而作

今年是北医百周年纪念。百年来，北医几易校名，但北医“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热忱献身的服务精神”的校风，由一代又一代北医人传承着、发扬着。北医，这所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西医高等院校，百年来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为中国人民的卫生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时逢北医百年庆典，学校希望我为北医历史丛书作序，我深感责任重大，虽勉力应允，却无奈于年龄和精力的原因，不敢为史作言，只好将自己多年来的思考做一整理，权作抛砖之论，也算是一个在北医学习、工作和生活了 72 年的老北医人对母校的倾述。

历史是对过去的记忆，也是对当下和未来的指引，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学校，乃至个人来说都同样重要。因此，在建校 100 年的重要时刻，对北医的历史进行梳理挖掘，并集结成书，其意义不言而喻。但要真正编写一部北医百年史书却也绝非易事，一方面是材料的问题，有的历史时期档案资料保存相对完好，有的时期缺失比较严重，另外由于年代或记录方式等原因，有些资料本身存在一定的讹误，需要进行大量的甄别；另一方面是立论的问题，若要撰写一部完整的史书，必然涉及到对许多问题的定论，但是有些工作还在进行中，有些虽已完成，但仅仅以几十年的眼光来衡量还是难免会偏颇。因此，在对待北医历史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树立大历史

观念，将其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课题进行学习和研究。

手边的这套北医百年史皇皇 200 万字，由《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走向新世纪的北医》和《合校后的北医十二年》三本书组成，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更接近于史书，后两本则更接近于史料汇编，但是对于北医的师生员工来说这是了解学校百年历程的最好参考，对专业人士研究北医办学的经验教训、梳理中国医学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因为北医的历史就是中国医学教育史的缩影，折射出了 100 年来医学和医学教育的深刻变化。

100 年对于拥有 5000 年灿烂文明的中国来说并不算长，但是 1912 年至今的 100 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同时现代医学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都对北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要研究北医的历史，就不能不深入地了解这些变化，要解决北医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历史中追本溯源。我认为，北医所遇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需要通过医学教育来解决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从医学本身来看。19 世纪以前，很少有像医院这样集中的场所，也没有医生群体的共同标准和守则，行医是个人行为，是医生针对个人的病痛和不适进行治疗。对于各类流行病和恶性传染病，当时的人们几乎束手无策，中世纪欧洲那场夺去几千万生命的黑死病仍然是社会的梦魇。但是，这 100 年来，随着现代医院的发展以及一系列医院制度的建立和完备，行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同时，在对传染病的斗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并分类，如经空气飞沫传播的 SARS、肺结核；经饮食传播的细菌性痢疾、甲型肝炎、霍乱；经性或血液传播的淋病、梅毒、艾滋病、乙型肝炎；经昆虫为媒介的疟疾、黄热病等，人们在不断认识的过程中也意识到预防的重要性，采取了诸如上下水管理、预防接种等手段，很好地遏制了这类疾病的肆虐。当然，在这 100 年里，给医学带来巨大改变的还有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它对增进人类健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在当今，大众能否平等地享受医疗服务又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解决与医疗卫

生资源均等化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

其次，从教育本身来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破坏了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动摇了绵延千年的文教根基，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一大批仿照西方创办起来的新式学校不断涌现，这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照搬西方的模式也带来了一个消极的后果，那就是与中国传统的割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教育上向前苏联学习，直到今天，“苏化”模式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在全球化的时代，教育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不断地深入，对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让我们的教育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同时又能发挥和弘扬各自国家民族的传统中的精华，这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

第三，从医学教育来看。一百多年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医学教育都是带徒培训式的。1910年，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Flexner）发表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医学教育：致卡内基基金会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简称《弗莱克斯纳报告》），这份报告是医学教育史上的革命性文献，它开启了现代医学教育的时代，报告的核心就是医学教育的标准化和正规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医学生在正式学医之前，必须接受两年物理、生物、化学等基础学科的教育，这就使得医学教育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而且这一理念和做法一直贯彻至今。从培养合格医生的需要来看，医学教育的发展还有两个鲜明之处，一个是重视实践，一个是强调创新，以课堂为中心、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模式正在逐渐让位于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为中心的新模式，这也是需要我们主动迎接的变化。

诞生并成长于这样一个充满变革的100年，北医始终在探索着中国人办西医教学的路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其风格的形成、精神内涵的凝练、价值观的认同，等等，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不过，通过这部北医百年史，我深刻感受到了北医的蓬勃向上和欣欣向荣，对于这100年来北医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我不想在此赘述。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国家的大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北医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医学院校，1954年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1959年被确定为十六所

重点院校之一，1984 年成为重点建设的十所高校之一，再到后来的“211”、“985”工程建设，可以说在每一个重大发展的阶段，北医都离不开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注入；二是医学发展潮流的推动，如前所述，100 年来，医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北医发展必不可少的大环境，也是医学教育进步的内在动力；三是北医人的勤奋严谨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是北医宝贵的精神传承。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学习和回顾北医百年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反思。反思是一个震荡的过程，也是我们对北医的任务和未来进行明确与规划的重要途径。古人言：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北医的未来是我们每个北医人的虑之所在，我不指望能一言兴邦，仅就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对于北医未来的发展，我认为一方面研究和解决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要进一步探索并遵循医学教育规律，把握医学前沿和方向性的趋势。另一方面要研究和解决北医自身的特殊问题，在这里，我主要提出三点。

第一，北医的定位问题。北医在我国地位和作用是长期的客观的事实。我现在清醒地认识到北医这所由中国中央政府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校从诞生之日起，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所承担的责任就已经明确。经过 100 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向世界先进的医学教育的学习、交流、追赶中，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北医的定位应该是着眼于建设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校，要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要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第二，北医附属医院建设问题。北医从一开始就是先办学，后建医院，这与当时很多教会学校的医院办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就北医附属医院本身的发展来说，是有先天不足的。但是，经过国家的大量投入和几代北医人的努力，如今北医的附属医院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不过我们还是看到，与一流医学院校的需要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今后，我们的医院应该在重大疾病的临床诊疗和慢性病防治上有新的提升和突破，同时在医院发展上要更加注重以人才、管理、制度等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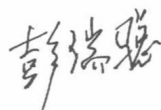
第三，中西医结合问题。北医创立者们的初衷就是办一所专门教授西

方医学的学校，因此，中医一直没有地位。医学发展面向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正确对待本国家民族的传统医学是个重要课题。1958年，毛泽东同志在与中国音乐学院师生谈话中就明确提出如何看待中医问题，对一些大医院没有很好的中医服务不满意。北医作为西医院校的排头兵，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繁衍积累的中医方面，始终没有明确的方向，也没有重要研究成果，这是值得北医人重视的问题。尽管北医也曾经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西学中”和“中学西”教育，也培养出了一些“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但是总的来说成效有限，而且这样的尝试很快就中断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我希望今后北医能够加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这不但是对医学事业的贡献，也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

另外目前西方高等教育十分重视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结合，绝不是只关注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对于人文学科的教育是个缺憾。尽管有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此问题，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走到人生的边缘，我深感到北医的历史责任是多么重要。我将以出版“回忆录”的形式，将我七十余年的经验教训提出来和大家谈论。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为这套丛书付出辛勤努力的作者和编辑们，虽然有的同志已经作古，有的是我未曾谋面的年轻后生，但是他们的工作让北医的历史凝结在文字上，也让我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再一次重温了自己和北医荣辱与共，一起走过的风雨历程。

最后，藉此衷心祝愿北医前程远大，永葆青春。



2012年9月25日

序

对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前北京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北医），从事医学职业一生的我是不陌生的。不仅因为北医是中国政府自己创建的第一所西医学校，而且与我职业生涯密切相关。五十多年前就在这所学校的附属医院工作。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调离北医，但至今仍然是北医的成员之一，是北医泌尿外科教授。我始终关注着北医的改革、建设与发展。

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走向新世纪的北医》放在我的面前时，我十分兴奋。启德校长邀我为此书作序，我欣然同意。

1993年到2002年，是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飞速发展的十年。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北医在这十年中，进步是相当明显。特别是通过“211工程”的建设以及与北京大学的合并，使北医在整体实力上，走在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前列。北医在这十年中，结合自己的特点，尝试了许多改革，诸如医学长学制的培养模式、医学基础与临床学科之间的调整与融合、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等，北医产生了“质”的飞跃。其中许多事件都是我们今后发展可以借鉴的。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一书，详尽地记述了近十年来的发展与建设，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北医十年经历过的路程。

这本书能够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收集到如此之多的资料，内容

丰富，发展脉络清晰，其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从本书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在编写过程中的求实的精神。

回顾北医 90 年来的风雨历程，特别是近十年来的飞速发展，可以预见北医在新世纪中将会有更大、更快的发展。北医必将成为国际一流的医学院校。

吴阶平

2002 年 6 月

序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是用具体事实叙述北医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开始这一时期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历史。

北医即将迎来 90 周年华诞，北医发展始终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90 年来北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仅是学校的名称就改变了好多次：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北平大学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每一次名称的变化都标志着北医发展的重要阶段，比如北京大学医学院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医正式并入北京大学。很多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都是在那个时候进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建立了医学系、药学系、牙医学系，为北京医科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北京医学院是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快速发展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独立建院，划归卫生部领导，这是北医的重要发展阶段。现在的校园就是原来的地方，只不过建筑增加了，学科发展了。1976 年粉碎了“四人帮”，国家坚定不移地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方针，坚持党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1985 年国家决定要重点建设十所大学。北医就是其中之一，北京医科大学的名称就应运而生了。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共建、调整、联合、合并”八字方针。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

江泽民主席发出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号召。北大和北医大经过充分协商，为了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经过国家批准，于2000年4月3日合并，组成新的北京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就成为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虽然名称有了很多变化，但“北”和“医”这两个字始终未变，“北医”海内外都知道，国内的人们更习惯叫“北医”，因此这本书名定为“走向新世纪的北医”很好。

1992年，我们隆重庆祝建校80周年，从1993年至2002年，这十年是北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其标志为“211工程”建设，北大、北医合并实现了平稳过渡并有所发展，医学教育长学制的实施，学科建设有所发展，国家重点学科数目、发表论文、申请基金、科研成果继续在全国医学院校中领先，医院规模扩大，医疗质量提高，医疗新技术发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校等。十年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科技成果的转让、开发问题，办学经费不足都制约了学校的发展。

《走向新世纪的北医》以史为鉴，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吸取教训。21世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在生命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健康是人类关注的永恒主题。把北京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国家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北医作为北京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团结奋进，开拓创新，以辉煌的成绩向新世纪迈进。



2002年6月26日

前言

过去的十年是北医历史上不平凡的十年，是在各个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为北医在新世纪腾飞奠定基础的十年。当前，北医又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对我们所有的北医人来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趁校庆 90 周年之际，回顾十年来走过的路程，总结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对指导当前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

在过去的十年，北医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这些事情发生在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医院发展、管理体制调整、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文明校园建设等方面。每一项具体的工作都在推动着北医的建设与发展。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细细梳理时，却发现从根本上影响全局的是两件大事，即“211 工程”建设和与北京大学合并。这两件大事是北医整个十年发展中的“纲”，纲举目张。

“211 工程”建设从 1993 年校内预审，1994 年卫生部预审，1994 年卫生部部门预立项，1996 年国家正式立项，1998 年中期检查与调整，直至 2002 年 4 月第一阶段完成国家验收，整整经历了十年时间。正是在“211 工程”立项的过程中，我们经过认真总结学校发展的经验，审视世界医学教育的发展态势以及国家形势发展对北医提出的要求，正式提出了创建世

界一流医学院校的目标。也正是“211工程”建设,促使我们不断改变观念,不断改革,摸索与积累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发展医学教育、科研、医疗服务与学科建设的经验。当然,在“211工程”建设中,学校得到了国家较大强度的经费支持,但现在回过头来再看,“211工程”建设的真正意义,还是在其过程之中,在其为北医下一阶段的发展所奠定的思想基础。

第二件大事是北医与北京大学从联合办学走到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北京大学。北医和北大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姻缘,已被记载在北医80年的校史中。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逐渐开始进行重大调整和改革。北医和北大的校级领导在各自学校争创“211工程”的过程中,提出两校联合办学,共同探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1994年开始,由卫生部部长陈敏章牵线搭桥,北医和北大两校领导开始接触,商讨联合办学的有关事宜。1995年2月,两校在北大签订了具有一定内容的联合办学协议。1995年8月,北医七年制的学生正式进入北大进行第一年的基础课学习;1996年6月,北京大学医学中心正式在北医挂牌。1997年下半年,北医校级领导在“211工程”建设世界一流医学院校的过程中,体会到要培养世界一流的医学生,必须加强人文与科学基础教育;要发展一流的医学学科,也需要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而要不断增强办学实力与自我发展能力,也需要将北医与北大捆绑在一起。联合办学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合并。在北医领导的提议下,北大领导立即响应,于1998年2月,两校领导正式组成合校工作小组,开始讨论合校方案。1998年11月,教育部、卫生部根据国务院的批示,正式下文批准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成立合并筹备工作小组;1999年3月开始,两校合并筹备小组的同志开始全面探索合并后的管理体制和教学、科研、医疗的工作,10月,正式上报两校合并工作的具体方案;2000年4月3日,两校正式合并,5月4日,北医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部”。由此可见,两校合并是两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共同愿望,其过程长达七年。两校的领导们对合并工作坚持了积极、稳妥的原则,采取分阶段渐进的方式,使得这样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最后“水到渠成”,顺利完成。